

文白对照全译本

庄子·老子

益智圣典

下

孔泽人◎编译

经国五典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庄子·老子

益智圣典

经国五典

下

孔泽人◎编译

B223.04
KZR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209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益智圣典/孔泽人编译. —北京:北京燕山出版社,
1996.2

ISBN 978-7-5402-0463-1

I. 益…

II. 孔…

III. 经籍 - 注释 - 专题选辑

IV. Z126.2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5) 第 22253 号

责任编辑:梁 歌

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

北京市灯市口大街 100 号 100007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通州富达印刷厂印刷

700 × 1000 毫米 16 开本 24 印张 450 千字

2007 年 6 月第 2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(上下) 99.60 元



《老子》为道学最高经典，《庄子》“其要本归老子之言”，可见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，一脉相承，浑然一体，故称《老庄》。

《老庄》将生动的形象与深刻的哲理结合起来，将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结合起来，形成了恍惚窈冥的象征哲学，闪现出人类思维的灿烂光辉。

天有四方，地有五行；辩证统一，道为核心。深入触及世界本质，实为《老庄》精华所在。





责任编辑：梁 歌

图书策划：天昊书苑

封面设计：



Tel: 13391801809 51661809

三

北门成问于黄帝曰：“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，吾始闻之惧，复闻之怠，卒闻之而惑；荡荡默默，乃不自得。”

帝曰：“汝殆其然哉！吾奏之以人，徵之以天，行之以礼义，建之以大清。夫至乐者，先应之以人事，顺之以天理，行之以五德，应之以自然，然后调理四时，太和万物。四时迭起，万物循生；一盛一衰，文武伦经；一清一浊，阴阳调和，流光其声；蛰虫始作，吾惊之以雷霆；其卒无尾，其始无首；一死一生，一僨一起；所常无穷，而一不可待。汝故惧也。”

“吾又奏之以阴阳之和，烛之以日月之明；其声能短能长，能柔能刚；变化齐一，不主故常；在谷满谷，在阮满阮；涂却守神，以物为量。其声挥绰，其名高明。是故鬼神守其幽，日月星辰行其纪。吾止之于有穷，流之于无止。予欲虑之而不能知也，望之而不能见也，逐之而不能及也；傥然立于四虚之道，倚于槁梧而吟。目知穷乎所欲见，力屈乎所欲逐，吾既不及已夫！形充空虚，乃至委蛇。汝委蛇，故怠。”

“吾又奏之以无怠之声，调之以自然之命，故若混逐丛生，林乐而无形；布挥而不曳，幽昏而无声。动于无方，居于窈冥；或谓之死，或谓之生；或谓之实，或谓之荣；行流散徙，不主常声。世疑之，稽于圣人。圣也者，达于情而遂于命也。天机不张而五官皆备，此之谓天乐，无言而心说。故有焱氏为之颂曰：‘听之不闻其声，视之不见其形，充满天地，苞裹六极。’汝欲听之而无接焉，而故惑也。”

“乐也者，始于惧，惧故崇；吾又次之以怠，怠故遁；卒之于惑，惑故愚；愚故道，道可载而与之惧也。”

四

孔子西游于卫。颜渊问师金曰：“以夫子之行为奚如？”

师金曰：“惜乎，而夫子其穷哉！”

颜渊曰：“何也？”

师金曰：“夫刍狗之未陈也，盛以筐衍，巾以文绣，尸祝齐戒以

将之。及其已陈也，行者践其首脊，苏者取而爨之而已；将复取而盛以筐衍，巾以文绣，游居寝卧其下，彼不得梦，必且数眯焉。

“今而夫子，亦取先王已陈刍狗，聚弟子游居寝卧其下。故伐树于宋，削迹于卫，穷于商周，是非其梦邪？围于陈蔡之间，七日不火食，死生相与邻，是非其眯邪？”

“夫水行莫如用舟，而陆行莫如用车。以舟之可行于水也而求推之于陆，则没世不行寻常。”

“古今非水陆与？周鲁非舟车与？今蘄行周于鲁，是犹推舟于陆地，劳而无功，身必有殃。彼未知夫无方之传，应物而不穷者也。”

“且子独不见夫桔槔者乎？引之则俯，舍之则仰。彼，人之所引，非引人也，故俯仰而不得罪于人。”

“故夫三皇五帝之礼义法度，不矜于同而矜于治。故譬三皇五帝之礼义法度，其犹租梨橘柚邪！其味相反而皆可于口。”

“故礼义法度者，应时而变者也。今取猿狙而衣以周公之服，彼必龁啮挽裂，尽去而后慊。观古今之异，犹猿狙之异乎周公也。”

“故西施病心而瞑其里，其里之丑人见之而美之，归亦捧心而瞑其里。其里之富人见之，坚闭门而不出，贫人见之，挈其妻子而去走。彼知瞑美而不知瞑之所以美。惜乎，而夫子其穷哉！”

五

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，乃南之沛见老聃。

老聃曰：“子来乎？吾闻子，北方之贤者也，子亦得道乎？”

孔子曰：“未得也。”

老子曰：“子恶乎求之哉？”曰：“吾求之于度数，五年而未得也。”

老子曰：“子又恶乎求之哉？”

曰：“吾求之于阴阳，十有二年而未得。”

老子曰：“然。使道而可献，则人莫不献之于其君；使道而可进，则人莫不进之于其亲；使道而可以告人，则人莫不告其兄弟；使道而可以与人，则人莫不与其子孙。然而不可者，无它也，中无主而不止，外无正而不行。

“由中出者，不受于外，圣人不出；由外入者，无主于中，圣不

不隐。”

“名，公器也。不可多取。仁义，先王之遽庐也，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处，觐而多责。”

“古之至人，假道于仁，托宿于义，以游逍遥之虚，食于苟简之田，立于不贷之圃。逍遥，无为也；苟简，易养也；不贷，无出也。古者谓是采真之游。”

“以富为是者，不能让禄；以显为是者，不能让名；亲权者，不能与人柄。”

“操之则栗，舍之则悲，而一无所鉴，以窥其所不体者，是天之戮民也。”

“怨恩取与谏教生杀，八者，正之器也，唯循大变无所湮者为能用之。故曰，正者，正也。其心以为不然者，天门弗开矣。”

六

孔子见老聃而语仁义。老聃曰：“夫播糠眯目，则天地四方易位矣；蚊虻嘖肤，则通昔不寐矣。夫仁义僭然乃愤吾心，乱莫大焉。吾子使天下无失其朴，吾子亦放风而动，总德而立矣，又奚杰然若负建鼓而求亡子者邪？”

“夫鹄不日浴而白，乌不日黔而黑。黑白之朴，不足以为辩；名誉之观，不足以为广。”

“泉涸，鱼相与处于陆，相呴以湿，相濡以沫，不若相忘于江湖！”

孔子见老聃归，三日不谈。

弟子问曰：“夫子见老聃，亦将何规哉？”

孔子曰：“吾乃今于是乎见龙！龙，合而成体，散而成章，乘云气而养乎阴阳。子口张而不能，予又何规老聃哉！”

子贡曰：“然则人固有尸居而龙见，渊默而雷声，发动如天地者乎？赐亦可得而观乎？”遂以孔子声见老聃。

老聃方将偃堂而应，微曰：“予年运而往矣，子将何以戒我乎？”

子贡曰：“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，其系声名一也。而先生独以为非圣人，如何哉？”

老聃曰：“小子少进！子何以谓不同？”

对曰：“尧授舜，舜授禹，禹用力而汤用兵，文王顺纣而不敢逆，武王逆纣而不肯顺，故曰不同。”

老聃曰：“小子少进！余语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。黄帝之治天下，使民心一，民有其亲死不哭而民不非也。尧之治天下，使民心亲，民有为其亲杀其杀而民不非也。舜之治天下，使民心竞，民孕妇十月生子，子生五月而能言，不至乎孩而始谁，则人始有天矣。禹之治天下，使民心变，人有心而兵有顺，杀盗非杀，人自为种而天下耳，是以天下大骇，儒墨皆起。其作始有伦，而今乎妇女，何言哉！”

“余语汝，三皇五帝之治天下，名曰治之，而乱莫甚焉。三皇之知，上悖日月之明，下睽山川之精，中堕四时之施。其知僭于蜃之尾，鲜规之兽，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，而犹自以为圣人，不可耻乎，其无耻也？”

子贡蹴蹴然立不安。

七

孔子谓老聃曰：“丘治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六经，自以为久矣，孰知其故矣；以奸者七十二君，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，一君无所钩用。甚矣夫！人之难说也，道之难明邪？”

老子曰：“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！夫六经，先王之陈迹也，岂其所以迹哉！”

“今子之所言，犹迹也。夫迹，履之所山，而迹岂履哉！夫白鹄之相视，眸子不运而风化；虫，雄鸣于上风，雌应于下风而风化；类自为雌雄，故风化。

“性不可易，命不可变，时不可止，道不可壅。苟得于道，无自而不可；失焉者，无自而可。”

孔子不出三月，复见曰：“丘得之矣。乌鹊孺，鱼傅沫，细要者化，有弟而兄啼。”

“久矣夫丘不与化为人！不与化为人，安能化人！”

老子曰：“可。丘得之矣！”

刻意第十五

【篇旨】

庄子认为，“不刻意而高，无仁义而修，无功名而治，无江海而闲，不导引而寿”。

就是说：求道也好，修身也好，治世也好，长寿也好，都不能刻意而为；而要在无意识中实现，要在恬淡、寂寞、虚无无为中实现。

刻意而为，不仅未达道的境界，却已先背离了道。

【译文】

一

克制意欲，崇尚行为，与众不同，高谈阔论，怀才不遇，诽议世道，不过为了表现清高罢了。这是隐居山谷之徒、毁议时世之士、劳苦自励之人所喜爱的。

言谈仁义忠信，恭俭推让，不过为了修身罢了。这是治理社会之徒、实施教育之士，游说讲学之人所喜爱的。

言谈大功，欲立鸿名，维护君臣关系，端正上下等级，不过为了治国罢了。这是立足朝廷之徒、推崇君主之士，开拓疆土之人所喜爱的。

栖隐湖泽，居住旷野，清闲垂钓，不过无所作为罢了。这是隐居江海之徒、避开时世之士、从容闲暇之人所喜爱的。

吹嘘呼吸，吐故纳新，如熊、鸟的姿式，不过为了长寿罢了。这是导通气血柔和肢体之徒、锻炼身体之士、像彭祖长寿之人所喜爱的。

至于不克制意欲而高尚，不言谈仁义而修身，不求取功名而治世，不隐居江湖而清闲，不导通气血、柔和肢体而长寿，一切无心，无所不有，淡漠虚旷，众美会聚，这是天地之道，圣人之德。

二

所以说，恬淡寂寞，虚无无为，这是天地的根由和道德的本质。

所以说，圣人息心于此，就会涉险而平夷，履艰而简易。平易恬淡，忧患就不会进入，邪气自不能侵袭，从而道德完备而精神不损。

所以说，圣人活着如天道运行，死了像万物演化。凝神静虑与阴气同德，应感而动与阳气共波。不作福的先导，不作祸的起始。有所感而后回应，有所迫而后行动，不得已而后兴起。抛弃心智伪诈，随顺自然之理。没有天灾人祸，没有外物牵累，没有众人非议，没有鬼神责咎。活着如同浮生，死去如同休息。不思索考虑，不预先谋划。光明而不炫耀，信实而不期求。夜寝而不梦，日觉而无忧。心神清静纯粹，精魂不会疲劳。虚无恬淡，合乎天德。

所以说，悲乐是德的邪妄；喜怒是德的罪过；好恶是德的错误。所以内心没有忧乐，是德的极致；不事交往，是淡的极致；无所抵触，是粹的极致。

所以说，形体劳累而不休息就困弊，精神用尽而不停止就劳损。劳损就会枯竭。

水的本性，不混杂就清澈，不搅动就平静。郁积闭塞而不流动，不会清澈。这是天德的表现。

三

所以说，纯粹而不混杂，纯静而不变动，恬淡无为，循道而行，这是养神的道理，就像吴越的宝剑，把它藏于匣中，不敢轻易使用，这是因为它最珍贵。精神通达，无所不至，上达于天，下及于地，化育我物，不见迹象，功用如同无为的天帝。

纯粹素净之道，唯在守住精神。保守而不丧失，精神凝聚力一。精通纯一，符合自然之理。

俗话说：“众人注重财利，洁士重视声名，君子崇尚志向，圣人宝贵精神。”

因此，所谓素，是说它没有混杂；所谓纯，是说它没损精神。能够理解纯粹素净，就可称之为“真人”。

【原文】

刻意尚行，离世异俗，高论怨诽，为亢而已矣；此山谷之士，非世之人，枯槁赴渊者之所好者。

语仁义忠信，恭俭推让，为修而已矣；此平世之士，教诲之人，游居学者之所好也。

语大功，立大名，礼君臣，正上下，为治而已矣；此朝廷之士，尊主强国之人，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。

就菽泽，处闲旷，钓鱼闲处，无为而已矣；此江海之士，避世之人，闲暇者之所好也。

吹响呼吸，吐故纳新，熊经鸟申，为寿而已矣；此道引之士，养形之人，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。

若夫不刻意而高，无仁义而修，无功名而治，无江海而闲，不导引而寿，无不忘也，无不有也，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；此天地之道，圣人之德也。

二

故曰：夫恬淡寂寞虚无无为，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质也。

故曰，圣人休休焉则平易矣，平易则恬淡矣。平易恬淡，则忧患不能入，邪气不能袭，故其德全而神不亏。

故曰，圣人之生也天行，其死也物化；静而与阴同德，动而与阴同波；不为福先，不为祸始；感而后应，迫而后动，不得已而后起；去知与故，循天之理。故无天灾，无物累，无人非，无鬼责。其生若浮，其死若休；不思虑，不豫谋。光矣而不耀，信矣而不期。其寝不梦，其觉无忧。其神纯粹，其魂不罢。虚无恬淡，乃合天德。

故曰：悲乐者，德之邪；喜怒者，道之过；好恶者，德之失。故心不忧乐，德之至也；一而不变，静之至也；无所于忤，虚之至也；不与物交，佚之至也；无所于逆，粹之至也。

故曰，形劳而不休则弊，精用而不已则劳，劳则竭。

水之性，不杂则清，莫动则平；郁闲而不流，亦不能清；天德之象也。

三

故曰，纯粹而不杂，静一而不变，淡而无为，动而以天行，此养神之道也。

夫有干越之剑者，柙而藏之，不敢用也，宝之至也。精神四达并流，无所不极，上际于天，下蟠于地，化育万物，不可为象，其名为同帝。

纯素之道，唯神是守；守而勿失，与神为一；一之精通，合于天伦。

野语有之曰：“众人重利，廉士重名，贤士尚志，圣人贵精。”

故素也者，谓其无所与杂也；纯也者，谓其不亏其神也。

能体纯素，谓之真人。

缮性第十六

【篇旨】

庄子认为，人为地、刻意地修缮、装饰、琢磨自己的本性，这是一种舍本逐末的行为。

要体道得道，贵在恬淡、虚静，贵在心无无为，贵在意无意中复归人类本来的自然境界。若刻意而为，孜孜以求，反复雕饰，则背道远矣。

人类贵在无“缮”，贵在淳朴；一旦文彩修饰，道德就开始衰落，人心就开始狡伪，世间一切痛苦也就由此开始。

【译文】

一

用世俗的学问修养心性，而期望复归自然；放纵欲念来附庸世俗，而希望达到明智，就叫做受蒙蔽的人。

古时修道的人，用恬淡涵养智慧。有了智慧却不使用，这是用智慧涵养恬淡。智慧与恬淡互相涵养，和谐与天理便在本性中产生。

德，就是和谐；道，就是天理。德没有不包容的，这就是仁；道没有不合理的，这就是义。义昭明于天下而万物都来亲附，这就是忠；内心纯朴反映到性情上，这就是乐；做事恪守信用，待人宽容而合乎章法，这就是礼。

礼乐推行偏差，天下就会大乱。待守正道，收敛德性，德泽就不会滥施；德泽滥施，会使万物丧失天性。

二

古代的人，处于混沌迷茫状态，一辈子都恬静淡漠。那个时候，阴阳调和，鬼神不扰，四季分明，万物不伤，没有夭亡。人们虽有心智，却不使用，这就叫做“纯粹合一”。这个时候，人人无为，天然自处。

等到道德衰败，燧人氏、伏羲氏开始治理天下，只能顺应民心而不能达到“纯一”。

道德继续衰败，神农氏、黄帝开始治理天下，就只能安抚而不能顺应民心。

道德再行衰落，唐尧、虞舜开始治理天下，大兴教化，民风浇薄；背离道而作为，损害德而行事；抛弃自然本性，屈服内心欲念。欲念之心交织，天下就不能太平。于是就附加了繁缛的文辞，增设了广博的学问。文辞泯灭了纯朴的天性，博学毒害了恬淡的心灵。人们开始迷乱，无法保持自然性情，回复本来的样子了。

由此看来，社会已经丧失了自然天道，自然天道也已经抛弃了社会。社会与天道互相抛弃，持守天道的人以什么来作用于社会，人世又怎么能靠天道而振兴呢？天道无法在世上兴盛，世事无法依靠天道振兴，即使圣人不躲进山林，德泽也会隐藏起来。

隐居，本来不是自我隐匿。古时所说的隐士，不是潜伏其身而不见人，不是闭上嘴巴而不说话，不是隐藏智慧而不表露，是世道谬乱而造成的。逢着时来转运而大道通行，就又返回“至一”境界而不露形迹；时运不济，大道难行，便深藏静处而等待时机。这就是保全自身的方法。

三

古时处世立身，不用巧辩点缀智慧，不用智慧拖累天下，不用心智损害德性，独自静处，复归本性，除此之外还作什么呢？道本不该狭隘推行，德本不该苦心穷究。穷究会伤害德性，推行会伤害天道。所以说，只要自己行得正就是了。为保全天性而高兴，就可谓得志了。

古时所说的得志，并不是指高官显爵，而是指自身快乐以至于无以复加罢了。现今所谓得志，指的是高官显爵。高官显爵在身，并不是自然本性，是身外之物偶来寄托罢了。既是寄托，它的到来不作拒绝，它的逝去不可阻止。所以不因高官厚禄而骄纵横行，不因穷困潦倒而趋炎附势。其中快乐彼此一样，因此没有忧虑可言。

如今，寄托的外物离去便难过，由此看来，虽然曾经快乐，却是真性沦丧。所以说，将自身丧失在物欲中，将真性丧失在世俗中，这样的人是本末倒置的人。

【原文】

一

缮性于俗学，以求复其物；滑欲于俗思，以求致其明；谓之蔽蒙之民。

古之治道者，以恬养知；知生而无以知为也，谓之以知养恬。知与恬交相养，而和理出其性。

夫德，和也；道，理也。德无不容，仁也；道无不理，义也；义明而物亲，忠也、中纯实而反乎情，乐也；信行客体而顺乎文，礼也。

礼乐偏行，则天下乱矣。彼正而蒙己德，德则不冒，冒则物必失其性也。

二

古之人，在混芒之中，与一世而得淡漠焉。当是时也，阴阳和静，鬼神不忧，四时得节，万物不伤，群生不夭，人虽有知，无所用之，

此之谓至一。当是时也，莫之为而常自然。

逮德下衰，及燧人伏羲始为天下，是故顺而不一。

德又下衰，及神农黄帝始为天下，是故安而不顺。

德又下衰，及唐虞始为天下，兴治化之流，澡淳散朴，离道以善，险德以行，然后性而从于心。心与心识知而不足以定天下，然后附之以文，益之以博。文灭质，博溺心，然后民始惑乱，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。

由是观之，世丧道矣，道丧世矣。世与道交相丧也，道之人何由兴乎世，世亦何由兴乎道哉！道无以兴乎世，世无以兴乎道，虽圣人不在山林之中，其德隐矣。

隐，故不自隐。古之所谓隐士者，非伏身而弗见也。非闭其言而不出也，非藏其知而不发也，时命大谬也。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，则反一无迹；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，则深根宁极而待；此存身之道也。

三

古之行身者，不以辨饰知，不以知穷天下，不以知穷德，危然处其所而反其性已，又何为哉！道固不小行，德固不小识。小识伤德，小行伤道。故曰，正己而已矣。乐全之谓得志。

古之所谓得志者，非轩冕之谓也，谓其无以盖其乐而已矣。今之所谓得志者，轩冕之谓也。轩冕在身，非性命也，物之傥来，寄者也。寄之，其来不可围，其去不可止。故不为轩冕肆志，不为穷约趋俗，其乐彼与此同，故无忧而已矣。

今寄去则不乐，由是观之，虽乐，未尝不荒也。故曰，丧己于物，失性于俗者，谓之倒置之民。

秋水第十七

【篇旨】

本篇通过大小之辨，要求人们超越环境的局限，去认识自然无限；不要以管窥物、坐井观天、夜郎自大。

并从大小之辨引伸到贵贱、是非之辨，教人不要求于俗见把贵贱、

是非看成一成不变。从道即自然的角度看世界，万事万物没有什么贵贱、是非；贵贱、是非不过是一种人为约定而已。

【译文】

一

秋天洪水上涨，百川汇入黄河，水势很大，涨满两岸，隔岸不辨牛马。河伯于是欣然自得，以为天下之美都在己身。

河伯顺流东行，到达北海，向东看去，海天茫茫。

河伯于是一改得意之态，望着大海对海神说：“俗话说：‘懂得稍多一点，便以为不如自己’。这是在说我啊！我听说有人看不起孔子的见闻，轻视伯夷的义举，开始我还不信，现在看到您无边无际，真是传言不虚！我要是看不到您的无穷无尽，那是太危险了，一定会被天下有道之士所耻笑。”

海神说：“不能和井蛙谈大海，因为蛙在狭井之中；不能和夏虫谈冰雪，因为它只懂自己生存的季节，不能和一知半解的人谈大道，因为他局限于自己的教化。如今您出了河岸，看到大海，才知道自己的渺小，这样就可以和你谈大道了。”

“普天下的水，都没有海大。千河入海，无休无止，但海水却从未盈满；海水泄出，无休无止，但也从未减少；不论春天秋天，海水总是那样；不论是涝是旱，都与大海无关。海水超过江河的水量，是不可估量的，但却从未因此而自满。这是因为它知道自己来自天地，禀受了阴阳之气。海在天地之间，就像小石，小树在大山之中一样，觉得自己渺小，又怎敢自满呢？大海在天地之间，不是像蚁穴在原野之上吗？”

“而中国之在世界，不也是像粒米掉进大海吗？世上有万物，而人只是其中之一；人们聚居九州之内，这里生长各种作物，到处有舟车通行，而自己不过是人类中的一个；以个人和万物相比，不是九牛一毛吗？”

“五帝相继禅让，三王相争为王，仁人的忧虑，贤士的操劳，其实也都不过是毫末罢了！伯夷以避让取得名声，孔子以言论显示渊博，这都现出他们的自满，不正像你因河水涨溢而感到自满一样吗？”